

锦绣河山

今天是最年轻的一天

□锦河

白驹过隙,日月如梭。转眼我进入耄耋之年。回首退休后的人生路,依然过得精彩、自在、潇洒。借用一句诗“今天是最年轻的一天”可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。

无论走在大街上,还是在各种聚会上,很多老邻居、老同学、老同事、老文友见到我,直夸我不显老,精神饱满,话音还是以前那样洪亮。我要感谢老伴,她是我的贤内助。她的厨艺很棒,经常改善提高膳食质量。常言道:知足常乐。我的女儿和女婿对我体贴入微,非常孝顺。还有一位讨人喜欢的外孙女。我得益于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,深感骄傲,无忧无虑,天天都有好心情。

微信扫一扫  
游戏玩起来  
看图猜成语

①

雷人

②

满人

③

事半功倍

④

死=归

⑤

小鹿

⑥

失困

答案见下期  
中缝,也可关注“老年生活报”微信,回复“240126”查询本期答案(可扫描本报一版上方二维码)

1月24日  
6版中缝答案  
《看图猜成语》:  
1、穿针引线;  
2、斗转星移;  
3、井底之蛙;  
4、孔武有力;  
5、文房四宝;  
6、心潮澎湃。

诗意年华

难忘从军第一天

□李庆年

人生之路漫漫,有许多“第一次”会留下永久的记忆。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则是从军第一天的经历。从那天起,我的心灵深处就牢牢地打上了军人的烙印。

那是1972年12月初,我接到了日照县人民武装部颁发的新兵入伍通知书。手捧这本大红封面上印有烫金宋体字的入伍通知书,我万分激动。随后,遵照新兵团的要求,我和新战友们来到南湖人民公社驻地换上了崭新的草绿色军装,一种庄严的使命感油然而生。

12月4日下午,我们村民兵连长亲自带领村里新入伍的4位伙伴,到南湖公社驻地集结。新兵团的教官从打背包开始,对我们进行简单的生活常识集训,规范军事化管理。5日凌晨,寒空中的星星眨着惊奇的眼睛,注视着新兵全体集合,列队登上前来接兵的解放牌军用汽车。我默默地告别家乡,踏上了戎马生涯的第一步。

这一年冬天特别寒冷,雪也比往年下得多,广袤大地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装。一阵阵北风刮过,掠起一团团雪沫,劈头盖脸,真没想到一踏上从军路,老天就给我们这些新兵一个考验。指导员见大家初离家乡,加上天气寒冷,情绪有些低落,就叫战士们拉歌,唱起了《我是一个兵》和毛主席语录歌《下定决心》……随着歌声响起来,大家情绪逐渐高涨,热血沸腾,

观海听涛

“骂声”如金

□李功涛

时下,许多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一些成绩后,都喜欢听到一些“掌声”和“喝彩”,以此激励不断前行、再创新业绩。然而,在人生旅途中也会不可避免遇到一些“骂声”。如果能把“骂声”当成“忠言”来听,当作“良药”来吃,理性对待,“骂声”完全可以转化为催人奋进的正能量。

在我的人生旅途中,曾遇过一次猛烈的“骂声”,至今记忆犹新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在部队担任兵头将尾的班长。班里的战士们文化程度高、军事技能过硬。当时,团里决定要在年内举办两次军事训练比武,连队党支部决定,让我们班代表全连参加并由我具体负责。

当时,我正在抓紧时间备战当年的军事院校招生考试,打着自己的“小算盘”,如果能考上军校,就可以当上军官、跳出农门,自己荣光、家人高兴。

因此,我在思想上对这次比武就不太重视,生怕投入精力过多,影响自己的文化课学习。有时连队领导不到训练场督训时,我就安排副班长带队训练,自己悄悄躲到树荫下学习。

在“五一”前夕全团组织的军事比武中,让我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,我们班的比武成绩竟是全团的倒数第三名。全团比武讲评会一结束,连长就让我跑步到他办公室。我刚一进门,连长就怒气冲天,“拍”的一声把门关上,劈头盖脸对我就是一顿怒吼:“兵熊熊一

网以后,我的视野更加开阔了。云上见到许多熟悉的省内外的老作家,又结识了一些新作家。大家在一起交流作品,互相学习促进成长。随着线上线下诗友的频繁往来,特别是手机的普及,有些二三十年不见的文友逐渐联系起来,着实令人欣喜。

从2010年至今,老伴和女儿先后陪着我国内国外到处游玩,让我领略了大自然的美景和各地的风土人情。这些都极大地愉悦了我的心情。

我的人生信条:有志不在年高,无志空长百岁。学到老,做到老,人到八十还学巧。眼前就是最年轻的一天!做善事,行大德。这不仅是长寿的秘诀,也是我学习的榜样。(作者系山东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)

学戏漫话

□侯修圃

上世纪90年代末,我在观象山上晨练,遇见了青岛市京剧院的青衣演员王颖秋和票友矫明林先生。我们似乎一见如故,每天晨练,我教他们练“养气功”,他们教我练太极拳。练完后,王颖秋到山北六角亭吊嗓,一位80多岁的琴师拉琴,一曲《状元媒》,她唱得低迴婉转,如泣如诉,很抓人心。由此,我喜欢上了京剧。

一天,矫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,就说:“我教你唱老生吧?!”我自然愿意,不过我说:“我天生五音不全。”矫老师说:“不要紧,咱也不演出,自娱自乐呗!”于是他开始教我唱《坐宫》,矫老师教一句,我学一句。刚学完“我好比一一”,王颖秋听了,说:“你教他简单点的。”于是又改学《三家店》。

说起学戏过程,那叫笑死人。俗语说“拳不离手,曲不离口。”学戏贵在练呀!怎么练?开始在家练,我唱“我本是卧龙岗……”老伴开腔了:“你那唱些什么?听了起鸡皮疙瘩。”再唱,老伴就捂耳朵。在家里练唱老伴不乐意,我到树林子里练总可以了吧?于是乎,我起早5点上山,树林里静悄悄的,只有鸟儿在歌唱。我开始练嗓,本来小鸟在唱歌,听到我唱,歌声戛然而止,呼啦啦飞走了。待人们陆续上山了,我就停止练唱。老友山虎会拉京胡,听说我在学戏,就打电话给我:“修圃老弟,来我家吧,我给你上上弦!”所谓上弦就是伴奏。有一天下午,我去了山虎家,一段《捉放曹》练了一下午,山老师一边拉琴一边给我纠错,累得我嗓子冒烟,浑身是汗。心想,学戏真不容易,所谓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”,诚不谬也。

本来我以为在树林里练是高招,谁知那天下午,我到观象山遛弯儿,看到山顶上有一帮人散坐在石条、石墩上聊天,我慢步凑上去听听。有一位说:“今天早晨,有一个老头在树林子里唱戏,那嗓子真不敢恭维!”“怎么啦?”“哼,像唐老鸭!”另一个道:“岂止是唐老鸭,就像乌鸦叫!”吓得我掉头就走,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。学戏这事从此打住,不提也罢!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作协会员)